

佛說戒消災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縣皆奉行佛五戒十善一縣界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行父母語其子言汝勤持五戒奉行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受教而行到他國見故同學親友相得歡喜歸出蒲萄酒欲共飲之辭曰吾國土奉佛五戒無敢犯者飲酒後生爲人愚癡不值見佛旦辭親行父母相戒以酒蒸仍違教犯戒罪莫大也知識區區別久會同心雖悅喜不宜使吾犯戒違親教也主人言吾與卿同師恩則兄弟吾親則是子親父母相飲豈可違之若吾在卿家必順子親事不獲已乃聽飲之醉卧三日醒悟心悔懼怖事訖還家具首於親父母

報言汝違吾教加復犯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無得說之爲國作先便以所得物逐令出國無宜留此子以犯戒爲親所逐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所事三鬼神能作人現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主人事之積年疲勞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患狀此鬼私共論之鬼知人意而患苦之鬼自相共議此人財產空訖正爲吾人耳未曾有益令相狀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令其心悅便行盜他方國主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此乃快手主人言受大神恩鬼曰汝園中有金銀可往取之方有大福令得汝願主人欣然入園見物奇異負挾歸舍辭謝受恩明日欲設飲食願屈顧下施設餽饌皆辦鬼神來詣門見舍衛國人

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請還今設
微供皆已辦具大神既已下顧委去何爲神
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還歸
坐自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耳
即出言語供設所有極相娛樂飲食已竟因
問之曰卿有何功德於世有此吾所事神畏
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五戒十善實犯酒戒
爲親所逐尚餘四戒故爲天神所見營護卿
神不敢當之主人言吾雖事此神久患厭之
今欲奉持佛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十
善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問佛所在可得見不
客曰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中往立可見主
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
嗷人鬼婦也男子行路迥遠時日逼暮從女
人寄一宿女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

子問曰用何等故將有意乎女人報曰吾已
語卿用復問爲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完佛
四戒我神尚爲畏之乃爾我已受三自歸五
戒十善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嗷人
鬼見護戒神徘徊其傍去亭四十里一宿不
歸明日男子進路見鬼所嗷人骸骨狼藉衣
毛爲起心怖而悔退自思惟我在本國家居
衣食極快足用空爲此人所化言佛在舍衛
國未覩奇妙反見骸骨縱橫惡意更生自念
不如還彼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不亦樂
乎即時迴還至亭所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
謂男子何復還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
復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嗷人鬼方求
不久卿急去此男子不信遂止不去心更迷
惑姪意復生不復信佛三自歸之德五戒十

善之心天神即去無復護之鬼得來還女人
恐鬼食此男子哀愍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
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
得肉婦問鬼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爲
而舍尊客宿令吾見逐瓮中男子踰益恐怖
不復識三自歸意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
正爲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
宿震怖於今不安故不得肉婦聞默喜因問
其夫佛戒云何悉所奉持鬼言我大飢極急
以肉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非吾
所敢說也婦言爲說之我當與卿肉鬼類貪
殘欲食無止婦迫問之因便爲說三自歸五
種戒一曰慈仁不殺二曰清信不盜三曰守
貞不淫四曰口無妄言五曰孝順不醉鬼初
說一戒時婦輒受之五戒心執口誦男子於

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
歸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
到明日婦問男子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
心悟識佛婦言男子昨何以迴還答曰吾見
新久死人骸骨縱橫恐懼故屈還耳婦言骨
是吾所棄者也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掠取
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得離
此鬼婦言賢者今欲到何所男子報言吾欲
到舍衛國見佛婦曰善哉吾置本國及父母
隨賢者見佛便俱前行逢四百九十八人因
相問訊諸賢者從何所來欲到何所答曰吾
等從佛所來問言卿等已得見佛何爲復去
報言佛日說經意中罔罔故尚不解今還本
國兩賢者具說本末以鬼畏戒高行之人意
乃開解俱還見佛佛遙見之則笑口中五色

光出阿難長跪佛不妄笑將有所說佛語阿難汝見是四百九十八人還不對曰見之佛言此四百九十八人今得其本師來見佛者皆當得道五百人至佛所前為佛作禮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道佛言犯酒戒者則是客舍主人與此女人累世兄弟也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也凡人求道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佛說經竟諸比丘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戒消災經